

沈從文笔下的妓女形象

——以《柏子》與《丈夫》為中心

目錄

1. 研究目的
2. 先行研究與本研究之定位
3. 研究背景
4. 《柏子》中的妓女
 - 4-1. 妓女與柏子的情愛關係
 - 4-2. 不對稱的關係
5. 《丈夫》中的妓女
 - 5-1. 關於《丈夫》中妓女的工作
 - 5-2. 《丈夫》中妻子的情感
6. 結論
7. 今後的課題

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過詳細分析沈從文《柏子》《丈夫》中妓女形象和原本，揭示沈從文是如何嘗試描繪妓女。

2. 先行研究與本研究之定位

沈從文在《柏子》(1928)和《丈夫》(1930)等作品中描寫了妓女。沈從文向來偏好創作強調自身鄉村背景的作品¹。關於其筆下女性形象的研究，往往指出她們具有純潔、自然、樸素的牧歌式美感。針對妓女描寫的研究亦指出，這些妓女「身分地位低下，卻能追求生命的尊嚴，在屈辱的日子裡努力維護人性的神聖與純潔」²，並展現出一種「強健、樸素且健康的鄉村之美」³。由此可見，即便是妓女，在其筆下也同樣呈現出牧歌式的形象。

然而，妓女畢竟是底層社會中被邊緣化的女性。因此，對於他所描寫的那些堅強、樸素而美麗的妓女形象，也存在批評意見認為，這反而淡化了女性的悲劇。相較於關注妓女們的情感痛苦與悲慘現實，他更傾向於聚焦人性之美⁴。這與同時代其他作家將妓女的悲慘現實作為某種社會問題加以揭露的作風，形成了鮮明對比。

沈從文筆下妓女形象的研究中，雖然多提及妓女性格的自然魅力以及對其「悲劇命運」的輕視，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嘗試透過細部表現的文本分析，來釐清沈從文所描寫的妓女形象。儘管他在散文《桃源與沅州》中寫下了妓女的疾病、死後待遇等某種悲劇面向，但在創作作品中並未將妓女描寫為悲劇女性，由此可認為，沈從文是有某種意圖而不描

¹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 134 頁

² 康長福「生活的卑賤與生命的莊嚴——論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土娼形象」[J]《東方論壇》, 2005(1):36 頁

³ 康長福「生活的卑賤與生命的莊嚴——論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土娼形象」[J]《東方論壇》, 2005(1):37 頁

⁴ 金晶「現代文學作品中典型妓女形象分析」[J].《文教資料》, 2011(13)13 頁

寫妓女的悲劇。因此，本研究將主要著眼於細部表現，嘗試進行文本分析，以考察沈從文所描寫的妓女形象及其描寫意圖。

3. 研究背景

在漢族與苗族等少數民族反覆發生衝突的湖南省西部鳳凰縣，沈從文出身於一個具有苗族血統的軍人家庭。在他的創作中，他基於自身的人生經驗，選擇了軍人、妓女、苗族這三個被「排斥」的群體作為創作對象⁵。其中，以妓女為題材的代表性作品有《柏子》和《丈夫》等。此外，沈從文在《湘行散記》中的《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以及《桃源與沅州》中也提及了妓女。

妓女曾經是男性滿足情感與精神需求的場所，但五四運動以後，隨著現代婚姻與自由戀愛的倡導，妓女在倫理與道德上的正當性便喪失了。在當時男性知識分子的文學作品中，對妓女的解讀要麼將高級妓女視為道德墮落的殖民文化與資本主義文明的象徵，要麼將下層妓女視為憐憫與同情的對象、或黑暗社會體制批判的象徵⁶。代表性作家老舍即妓女為創作對象。可以說，老舍是現代作家中最關注下層妓女這一群體的，他創作了《月牙兒》（1935）中的母女、《駱駝祥子》（1936）中的小福子、《四世同堂》中的尤桐芳等一系列妓女形象⁷。老舍的作品描繪了因貧窮無法維持生計、為了生存而被迫賣身的女性，以向社會呈現她們悲慘命運的形式進行書寫。老舍出生於北京滿洲旗人的貧苦家庭，自幼便近距離接觸了城市中貧困民眾的生活。在此過程中，他也目睹了下來層妓女，對下層女性命運的憂慮被認為是他創作的�主要主題之一⁸。

沈從文雖然將邊緣立場的人們作為創作對象，但另一方面也被評價為沒有描繪出邊緣人群的悲慘現實。在將妓女作為創作對象時也是如此，據說沈從文更關注她們的人性之美，而非描繪她們的情感痛苦與悲慘現實⁹。與當時作家們將妓女的悲慘現實當作某種社會問題加以揭露的做法相比，也不能否認有批評指出沈從文的作品中缺乏問題意識。

然而，儘管他沒有描繪悲慘的現實，但直接將作品視為劣等作品則未免草率。有研究指出，在沈從文的《丈夫》中，其主要主題並非描繪生活困苦或社會矛盾，而在於刻畫那些長期處於將妻子送到妓船視為理所當然的狀況中、喪失了人類尊嚴的貧困農民的精神麻木狀態（小島 2013）。此外，藤井（2011）評論道：「二十年代（五四時期）的鄉土文學、三十年代的左翼農村文學往往從進步者的高處俯瞰民眾，透過同情貧困、控訴剝削等方式表現民眾；而沈從文則將視線置於與民眾相同的高度，以驚嘆與共感描繪出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學不到的現實的不可思議的堅強與溫柔。」

如上所述，對於沈從文的妓女描寫中缺乏悲慘現實這一點，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的評價，已有諸多指摘。

但是，如前所述，他在《湘行散記》中的《桃源與沅州》裡，對妓女之間收入的巨大差異、疾病問題以及死後的待遇等妓女的艱辛現實也有若干提及；而在《柏子》《丈夫》等小說作品中，卻並未描繪娼的悲慘。因此，筆者認為，梳理沈從文在處理妓女這一邊緣立場女性時，描繪了妓女現實中的哪些內容、沒有描繪哪些內容、以及哪些內容被加以創作，對於解讀他所描繪的妓女形象至關重要。

⁵ 金晶「現代文學作品中典型妓女形象分析」[J]，《文教資料》，2011(13) 13 頁

⁶ 劉傳霞「論現代文學敘述中妓女形象譜系與話語模式」[J]《婦女研究論叢》，2008(1)：47-48 頁

⁷ 金晶「現代文學作品中典型妓女形象分析」[J]，《文教資料》，2011(13) 13 頁

⁸ 孫勝杰「論三十年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D]。碩士學位論文，2010, 5 頁

⁹ 金晶「現代文學作品中典型妓女形象分析」[J]，《文教資料》，2011(13) 13 頁

4. 《柏子》中的妓女

4-1. 妓女與柏子的情愛關係

《丈夫》描繪了一位丈夫從鄉下到城市，探望身為妓女「做生意」的妻子的故事。這部作品從丈夫的視角出發，妻子被客體化，她的情感與苦惱並未被直接觸及。在丈夫看到變得像城裡人一樣的妻子時感到驚訝，但妻子問起故鄉的近況後，他意識到自己作為主人的立場尚未喪失，因而感到安心。然而，他隨後目睹了妻子被自己以外的各種男性所「佔有」——包括老水保，以及在夫妻安謐時光中闖入的士兵。在這過程中，他逐漸從「自己的妻子做妓女」這一狀況中麻木的尊嚴中恢復過來——這是廣為人知的評論。起初，丈夫看到來訪的水保的衣著，認定對方是有地位的人物，因而對水保抱有好感與尊敬之情。但水保所說的「告訴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來」這句話，讓他逐漸感到厭惡。這情景特別象徵著他正在恢復已麻木的感覺。

這部作品所描繪的「妻子從鄉下到城市當妓女」的狀況在當時是真實存在的。「農村婦女離開故鄉移居城市，以微薄工資在工廠做工，或為了更高收入而成為妓女的現象被視為問題，學者們從農村經濟和就業的角度探討其原因與解決方案」¹⁰。然而，沈從文與這類問題意識保持了一定距離，被認為描繪的是「女性離開故鄉工作已成為理所當然的狀況」。這一點在作品中的以下文字中有所體現：「船上人，她們把這件事也像其餘地方一樣稱呼，這叫做『生意』。她們都是做生意而來的。在名分上，那名稱與別的工作同樣，既不與道德相衝突，也並不違反健康。」這段文字可以看作暗示了妓女們「既可能與道德相衝突，也可能不違反健康」這句話。實際上，妓女與疾病通常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沈從文在《湘行散記》中記述湘西妓女狀況時，也提到了患病的妓女（並指出她們本人並不把這當一回事）以及環境的骯髒。在《丈夫》中，也寫到了前往妓船途中的衛生環境：「從濕而發臭的甬道走去，從那些骯髒地方走到船上了」。儘管並非與健康危害無關，但在船上這群內部，卻建構並分享、接受了一種將賣淫視為「生意」的新脈絡。在都市知識分子中被視為問題的事物，在處於邊緣的群體內部，已經成為一種地方性的實踐。從這段文字可以讀出：沈從文將娼妓存在與道德的衝突及健康危害等悲劇性一面置於背景之中，讓故事沿著另一個主題推進。

4-2. 不對稱的關係

在這部作品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妻子」的情感和苦惱並未被描寫。妓女女性們從男性的視角被觀看，她們的身體特徵如「大臀肥身」，以及讓鄉下丈夫驚訝的「大而油光的髮髻，用小鑷子扯成的細細眉毛，臉上的白粉同緋紅胭脂，以及那城市裡人神氣派頭，城市裡人的衣裳」雖被細緻描寫，但她們在想什麼、感受什麼等情感上的細微之處卻未被表現出來。然而，在《丈夫》中，透過身為妓女的老七的行動以及作品中出現的母題，我們仍可以推測出她的內心世界。

妻子老七很快便理解了丈夫因看到自己變得像「城裡人」而露出的困惑表情，文中寫道：「那呆像是女人很容易清楚的。」她隨即問起丈夫家鄉的事情，例如那筆錢怎麼了、豬生了小豬沒有等等。這裡展現了老七對丈夫的體貼，而正是老七的這些問題，讓丈夫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失去主人的立場。此外，老七清楚地記得丈夫在鄉下時喜歡冰糖，便將冰糖放進他嘴裡，也提到了丈夫愛吃的包子，她循著丈夫過去的喜好來照顧他。另外，她給丈夫看的「鴛鴦戲荷」刺繡一般被認為是夫妻和睦的象徵，由此可以推測老七對丈夫懷有愛意。像這樣，妻子的關懷以及對丈夫的體貼在作品中隨處可見。

¹⁰ [美]賀蕭《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M]. 盛寧，韓敏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227頁

然而，同時，作品中也不乏對老七已不同於「鄉下妻子」時期的描寫。例如，雖然她聊著鄉下的話題，但口氣已經完全變成了城裡人的腔調；當丈夫想抽煙管時，她卻把鄉下不熟悉的「哈德門」香煙塞進他手裡；以及為了安撫闖入船上的醉酒男人，她本能地將那個男人的手拉到自己胸前等等。這些行為雖然都是出於討好丈夫或關心丈夫的動機，但可以認為，這些都是她離開鄉下後所學會的、作為妓女生存下去的一種處世術。她從鄉下時期以來對丈夫始終不變的奉獻態度，與她作為妓女習得的對待男性客人的服務態度交織在一起，從而描繪出一個既無法完全成為妻子，也無法完全成為妓女的老七形象。其中，她向丈夫帶有煽情意味地展示的「鴛鴦戲荷」刺繡尤為象徵性。《古今注》中記載：「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雅鳥。」正如這段文字所言，鴛鴦是貞潔愛情的象徵。此外，荷（蓮花）因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以及周敦頤《愛蓮說》的影響，被廣泛視為純潔與清白的象徵。也就是說，「鴛鴦戲荷」不僅僅意味著夫妻和睦，更代表著一夫一妻之間的貞潔愛情。然而，這個貞潔愛情的象徵，卻是由身為妓女的老七以帶有煽情意味的動作展示給丈夫的，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相當諷刺的表現。在此，貞潔的妻子與妓女這兩個對立的立場的動搖被表現了出來。

此外，其他值得關注的母題還包括《孟姜女哭長城》的歌謠和《秋胡三戲結髮妻》的戲曲。《孟姜女哭長城》是歌頌傳說中孟姜女的歌謠。孟姜女的故事雖有多種版本，但從清代到現代，大致情節如下：(1) 范喜良逃亡；(2) 范喜良與孟姜女相遇；(3) 范喜良與孟姜女結婚，范喜良被押送去修建萬里長城；(4) 孟姜女為給范喜良送衣服而離家；(5) 孟姜女到達長城，得知丈夫已死，她痛哭失聲，其真情使長城一部分崩塌；(6) 秦始皇聽聞此事，欲納她為妃，她要求先為丈夫建墓、立廟並舉行祭祀；(7) 秦始皇應允並舉行儀式後，孟姜女隨即自殺殉夫，秦始皇失望而歸¹¹。這個故事描繪了孟姜女在丈夫死後堅守貞節、追隨丈夫而死的形象。而《秋胡三戲結髮妻》最早的出處見於西漢劉向編纂的《古列女傳》中的「魯秋潔婦」一章。故事梗概如下：魯國人秋胡結婚僅五日便赴陳地任官，五年後返鄉。歸途中，他在路邊遇到一位採桑的女子，但彼此沒有認出對方。秋胡不知那正是自己的妻子，便上前調戲。妻子指責秋胡「既失孝於親，又失義於夫」，隨後當場投河自盡¹²。這個故事可以解讀為妻子以自殺的方式否定了丈夫的行為，以此彰顯她的貞潔。《孟姜女哭長城》和《秋胡三戲結髮妻》這兩則作品都描繪了堅守貞節至死的女性，可以理解為與未能對丈夫守節的老七形成了對比。

透過反覆對比鄉下時期的老七與成為妓女後的老七，以及堅守貞節的女性與未能守節的老七，強調了妻子雖然曾經是「貞潔的妻子」，但那份貞潔已經喪失。然而，老七即使在喪失貞潔之後，仍然對丈夫懷有愛意。透過堅守貞節而「死去」的女性們，與以妓女為生、一邊對丈夫懷有愛意一邊活下去的老七之間的對比，可以感受到沈從文對被視為「違反道德」的妓女們的溫暖目光，以及對「道德」觀念本身所帶來的動搖。

5. 《丈夫》中的妓女

5-1. 關於《丈夫》中妓女的工作

在這部作品中，視點被置於柏子身上，與《丈夫》相同，妓女女性的內心世界如情感或苦惱等並未被描寫。然而，關於妓女女性的身世，正如《丈夫》中以「在名分上，那名稱與別的工作同樣，既不與道德相衝突，也並不違反健康」來表現妓女的工作一樣，在《柏子》中也僅以隱約的方式加以描寫。「酒與煙與女人，一個浪漫派的文人非此不能誇耀於世人的三樣事，這些嘍囉卻很平常的享受著，雖然酒是醜陋之酒，煙是平常的

¹¹ 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M]商務印書館, 2017.

¹² 鄧紹基. 《元代文學史》[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4.

煙，人則更是……」這段文字中，蘊含了「女人」比「平常的煙」更為低水手的關係，暗示了與女性們共有的然而，即使這裡出現的妓女女性身處下層，對這個地方的船員來說，她們仍是愛情投射的對象。他們在工作之後為了尋求慰藉而造訪她們，平時儘管口出粗言穢語，但在她們面前卻會尋找討好對方的言詞。既有研究指出，對柏子而言，妓女不僅是性的對象，也是戀人；妓女女性即使是妓女，也試圖與所愛之人孕育真正的愛情¹³；作為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妓女，她與柏子過著宛如夫妻般的生活，享受著短暫的身心愉悅¹⁴——這些評價主要聚焦於兩人在悲慘生活中所孕育出來的愛。

實際上，在柏子與妓女共度時光的場景中，與外界的霧雨形成對比，描繪了柏子進入妓女所在的房間、兩人共度肌膚之親的溫暖情景。柏子對妓女說著挖苦的話語，或故意說出煽動嫉妒的言辭，以此享受妓女的反應以及與她之間的愛情攻防。在霧雨紛飛的外在世界、貧窮的下層生活中，妓女共度的時光猶如照亮黑暗的一盞燈——這樣的溫暖情愛，確實可以從作品中感受到。

5-2. 《丈夫》中妻子的情感

這部作品也與《丈夫》相同，妓女女性的內心沒有被明確描寫。雖然可以解讀出柏子將與妓女共度的時光視為日常生活的活力來源，但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要釐清她是否也同樣從與柏子的相處中感受到慰藉與愛情，則是困難的。然而，如同《丈夫》中所表現的那種「無法成為貞潔女性」的悲哀，在《柏子》中也透過歌曲與對話加以呈現。她在等待某個對象的同時，也與其他客人共度時光，無法與特定的一人建立關係。曾在《丈夫》中出現的《孟姜女》歌曲，在兩人發生肉體關係、之後一同吸食鴉片時，也由妓女女性所唱出。這首描寫貞潔女性的歌曲，在她與柏子發生關係後被唱出，鮮明地凸顯了無法貞潔的妓女女性。隨後柏子說：「輪到你，你這……好久才輪到我！我問你，到底有多少……」這句打聽其他客人的話語，被她中途打斷。雖然打斷的意圖究竟是悲傷、憤怒、還是嬉鬧，並不清楚，但這已成為一個關注到她內心的表現。

此外，「門開了，一隻泥腿在門裡，一隻泥腿在門外，身子便為兩條臂纏緊了，在那新刮過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臉上，就貼緊了一個寬寬的溫暖的臉子。」這段描寫柏子進入門內、被妓女女性迎接的場景，描繪了她不顧柏子的臉被雨水打濕，在他進門的瞬間便飛撲上來的熱情行為。這讓讀者得以推測，她是否對柏子懷有愛情。由於妓女的內心情感在此並未被明確描寫，因此這種行為也可能只是她「接客」的一部分，這一點無法否認。然而，筆者認為，與其探究她是否真的對柏子懷有愛情，更重要的是這裡所描繪的妓女與客人（柏子）之間的「不對稱性」。無論柏子是否是她的心上人——或者，無論柏子對妓女女性而言只是「普通的客人」——她只能在門內等待對方的到來，當門打開時，只能擁抱那個等待已久的人。另一方面，柏子是主動去見妓女的一方。正如文中所述：

「這一去又是半個月或一個月，他很明白的。」他知道自己何時會去，但妓女是否也「很明白」，在這裡並未被描寫。柏子試圖不去想自己離開後，她是在睡覺，還是與其他男性共度時光。然而，妓女所度過的那半個月或一個月，即使沒有被寫入作品中，也依然持續存在。可以說，這裡展現了「主動去見的一方」與「等待的一方」之間的「不對稱性」。

最後一個場景中柏子所唱的三首曲子——《孟姜女》、《打牙牌》、《十八摸》——也可以說正是表現了這種不對稱性。《孟姜女》是作品中妓女所唱過的歌，再次重申，這是一首描寫女性為丈夫堅守貞節、最終迎來悲劇結局的歌曲。柏子與妓女女性共度一夜、

¹³ 劉傳霞「論現代文學敘述中妓女形象譜系與話語模式」[J]《婦女研究論叢》，2008(1)，50頁

¹⁴ 金晶「現代文學作品中典型妓女形象分析」[J]，《文教資料》，2011(13)13頁

分別之後，首先唱的就是這首《孟姜女》。接著他唱了《打牙牌》——一首描寫玩牙牌的女性迎接來訪戀人的輕快民謠¹⁵，最後他試圖唱《十八摸》——一首猥褻的民謠¹⁶，但看到附近有正在哺乳的女老闆，便停了下來。這三首曲子可以說分別象徵著：《孟姜女》代表他與妓女女性共度的時光；《打牙牌》代表他逐漸回歸水手日常的過程；《十八摸》則代表他在女性面前不會顯露的、平時粗俗的一面。柏子試圖唱《十八摸》，也就是說他試圖完全離開妓女、回歸日常，但卻又停了下來。花費大筆金錢與妓女共度時光、獲得慰藉與希望、試圖輕快地回歸日常的柏子，在完全回歸日常與留在妓女時光之間，或許產生了一瞬間的動搖。然而，與逐漸回歸日常的柏子相反，妓女女性在明天以及未來，都將持續與男性客人共度作為「工作」的時光。主動去見的柏子與等待的妓女、與妓女分別後回歸自身日常的柏子與無法逃離「工作」、必須與多名男性接觸的妓女——這些多重的對照性要素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柏子與妓女兩人的故事。如前所述，要找到「她是否愛柏子」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是困難的。因為，雖然她有如翹首盼望般擁抱他、與他親暱地鬥嘴、唱《孟姜女》等行為，但由於妓女的情感與內心在作品中並未被明確描寫，我們無法判斷這些行為究竟是出於對柏子的愛情，還是為了提升情感氛圍而進行的某種接客方式。可以認為，這部《柏子》所描繪的，與其說是兩人之間的情愛，不如說是：兩人各自懷抱著無法交會的內心，卻同樣過著充滿底層苦難的日常生活，而在這其中，兩人的時光僅有微小的重疊。

6. 結論

沈從文在描寫妓女的作品中，並未明確描繪妓女的悲慘處境、她們的內心世界或痛苦。他始終是從「非妓女的人物」的主觀視角出發，描繪出在與男性的關係之中的妓女女性。迄今為止，妓女女性在歷史上僅在以下脈絡中被記載：讚美、譴責、計數、監視、治療、病理分析、向社會發出警告、救濟、廢除賣淫產業、以及作為社會象徵加以利用¹⁷。對於這些從外部被視為問題、被他人代為發聲的妓女女性，沈從文也主要採用了外部視角，將她們作為「被敘述的女性」來描寫。在《丈夫》中，重點置於男性尊嚴的恢復，雖然提及了妓女女性的容貌與打扮，但並未描寫其情感與內心；在《柏子》中，同樣從一個在貧困生活中通過與妓女的情愛尋找日常希望的男性視角，描繪了與妓女女性之間的溫暖交流，其中並不存在明確的內心描寫。然而，在兩部作品中，妓女的悲慘處境都有所暗示，即便不直接描寫她們的內心，也透過作品中的母題、妓女們的舉止動作以及處境等，呈現了她們的內心世界。

在沈從文的筆觸之下，妓女們不被他人代言，不被作為社會問題來敘述，她們在背負著悲劇性背景的同時，靜靜地存在著。

7. 今後的課題

為何沈從文將妓女的悲哀與內心置於背景之後，而不直接加以描寫，目前尚未獲得明確的考察，此點擬作為今後的課題。此外，若不能釐清沈從文是在詳加查考其所見所聞、了解妓女們的實際狀況之後才不加以描寫，還是另有緣由，則難以推測其意圖。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究當時妓女的實際狀況，以及他在其他著作中對妓女的相關提及等。

本研究將以「追索沈從文的意圖」以及「深化與妓女實際狀況的比較」這兩點作為今

¹⁵ 鈴木甫. 《滿州農村民謠集》[M]. 滿州事情案內所, 1940, 41-42 頁

¹⁶ 周玉波. 《庶民之聲：近現代民歌與社會文化嬗遞》[M].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3.

¹⁷ [美]賀蕭《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M]. 盛寧, 韓敏中,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8, 7 頁

後的研究課題，持續鑽研推進。

8. 參考文獻

<日文文獻>

- [1] 津守陽.「沈從文のフェティシズム: 髪のエクリチュールと身体化される<都市/郷土>」[J].《中國文學報》, 2016, 87 卷:46-88.
- [2] 藤井省三《中国語圏文学史》[M].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1.
- [3] 城谷武男《沈從文研究 わたしの場合》[M]. 札幌: サッポロ堂書店, 2008.
- [4] 楊靈琳「真実という選択: 周作人の文学革命初期の文学主張から見る沈從文の文学観」[J].《OUFC ブックレット》, 2014, 3 卷:191-213.
- [5] 鈴木甫.《満州農村民謡集》[M]. 満州事情案内所, 1940.

<中文文獻>

- [1]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
- [2] 康長福「生活的卑賤與生命的莊嚴——論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土娼形象」[J]《東方論壇》, 2005(1):36-41.
- [3] 金晶「現代文學作品中典型妓女形象分析」[J].《文教資料》, 2011(13):12-14.
- [4] 孫勝杰「論三十年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D]. 碩士學位論文, 2010.
- [5] 吳世勇《沈從文年譜》[M].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 [6] 蘇雪林「沈從文論」[J].《文學》, 1934, 3(3).
- [7] 劉傳霞「論現代文學敘述中妓女形象譜系與話語模式」[J]《婦女研究論叢》, 2008(1):47-54.
- [8] [美]賀蕭《危險的愉悅: 20 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M]. 盛寧, 韓敏中,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8.
- [9] 顧頴剛《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M]商務印書館, 2017.
- [10] 鄧紹基.《元代文學史》[M]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4.
- [11] 周玉波.《庶民之聲: 近現代民歌與社會文化嬗遞》[M].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3.